

“国泰”电影院80年前装“空调” 把防空洞的凉风抽进来降温

□张川耀

重庆“国泰大戏院”，自1937年2月8日在柴家巷口落成，迄今已经过去86个春秋。1953年10月，它更名为“和平电影院”；1966年底，又更名为“东方红电影院”；1979年5月，再次更名为“和平电影院”；1993年10月，时隔40年后，回归“国泰”名号。新中国成立后，“国泰”不再担纲戏剧演出，专事电影放映，它亲历和见证了中国电影事业的兴衰。



20世纪80年代的重庆和平电影院



电影《阿诗玛》海报

老重庆“玩格”小青年耍朋友 进“和平”是首选

早年，“国泰”是重庆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直属的甲级影院，新片、大片、惊险片、进口片的首轮放映一直非他莫属。我家姻亲、忠县人何光甫，学生时代参加革命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任“和平电影院”经理。因为沾了何经理的光，好看、难买的电影票，我无需像别人那样早早排队等候。

人们喜欢到“和平电影院”看电影，原因大概有四。第一，“和平电影院”在“精神堡垒”旁，这里是市中心的中心，老重庆们“进城”“玩格”“打文化牙祭”和小青年耍朋友，进“和平”是资格、是首选。第二，“和平电影院”从1943年起，率先把防空洞的凉风抽送进影院，三伏天到“和平电影院”看电影，简直是“双重享受”。第三，地处十字金街解放碑的“和平电影院”是窗口单位，休息厅宽敞，楼上楼下牛皮沙发坐起舒服，连上厕所都比别处“高级”。第四，到“和平电影院”看电影，能欣赏22位“新中国人民演员”的大幅靓照，他们是许多人暗恋的心中偶像、梦中情人。

悬挂“新中国人民演员” 重庆先在“和平”试点

1961年6月底，周恩来总理在文化部召开的电影工作会上提出，评选中国电影界自己的明星。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推荐、斟酌、筛选，1962年6月22日，22位“新中国人民演员”出炉，他们是：赵丹、白杨、张瑞芳、上官云珠、孙道临、秦怡、王丹凤、谢添、崔嵬、陈强、张平、于蓝、于洋、谢芳、李亚林、张圆、庞学勤、金迪、田华、王心刚、王晓棠、祝希娟。

时任中国电影发行总公司顾问、与重庆有着深厚情感的夏云瑚，第一时间把10位男演员、12位女演员评选为“新中国人民演员”的事向重庆做了通报。重庆市文化局及时向市委做了汇报，市委领导非常重视此项工作，要求把悬挂“新中国人民演员”像当作一项主要任务，先在“和平电影院”试点、示范，然后有序推开。

随后，“和平电影院”率先悬挂了22位“新中国人民演员”艺术人像，以此替换此前的22名苏联演员照片。

观众自带干粮 连续观看七八个小时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中国的电影事业同各行各业一样受到冲击。此时，银幕上反复循环放映的是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南征北战》和“八个样板戏”。新上映的故事片少得可怜，只有《创业》《春苗》《青松岭》和纪录片《捕象记》等，所以记忆犹新。当时，热映的进口片也屈指可数，仅有阿尔巴尼亚的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、南斯拉夫的《桥》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》、朝鲜的《卖花姑娘》《苹果熟了的时候》。

“和平电影院”也是严控观影级别、观影对象的放映场。1964年10月，作为部队新闻通讯员代表，我到“和平电影院”观映。那时我刚20岁出头，只会偶然写点部队学雷锋、读毛选、练兵的豆腐干小稿，一场电影看下来，云里雾里，连剧情都没弄明白，哪里写得出批判稿。后来，我在“和平电影院”，还观看了供批判的《武训传》《林家铺子》，被封杀14年后解禁的《阿诗玛》。

1972年初，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复活，市里组织县团级以上领导和政工干部，在“和平电影院”观看“内控影片”，要求符合条件的观映者带上干粮，不准出影院门，连续观看七八个小时日本摄制的宽银幕《啊，海军！》《山本五十六》《日本海大海战》。血腥恐怖、惊心动魄的海战、空战残酷场面，至今让我难忘。有的干部观影后，把精彩场面讲给朋友们听了，吊足了他们的观影欲望。

2005年，纪念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，当年被定为“大毒草”的《林家铺子》《早春二月》《阿诗玛》等被评选为百年经典影片。

现在，这个80年前重庆最“洋盘”的影剧院迎来了一系列改变，变身商场、艺术中心。

对于普通的重庆市民而言，不同时期的国泰，都是这个城市的历史记忆，可谓浓缩了重庆城半个多世纪的文化娱乐史。

（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）

市井烟火

暗香

□张鉴

房间里依旧暗香浮动，但白色花朵已经枯萎。又想起老太的话来：“过两天，你再来看，到时大栀子花一定开得很好了。”

记得那日，绕过几个荷塘，突然迷路了。眼前是破败的大院子，残垣断壁，荒草凄迷。惟有门口高大挺立的石柱，还隐隐透着当年的热闹和繁华。荷塘边竹树掩映下有一单家独户，更显疏离和落寞。

站在塘边堡坎上打量，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：一丛丛花树倚在岸边，树上飞来不计其数的白色蝴蝶，停在枝头。那白色羽翼在浓绿的枝叶间闪烁。我大声惊叫，奔跑到树下。哦，那不是蝴蝶，是盛开的栀子花！院子里，老汉专心修理农具；老太一边摘菜，一边热情地和我们摆起龙门阵来。她说，儿子外出打工，女儿出嫁了，大院子的人也都搬出去了，就我们舍不得这些花啊、草啊、菜啊、树啊的。你看，我们这儿一年四季鲜花盛开，有的是看头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去摘几朵带回家，插在杯子里，用清水养着，要香一个星期呢。

正说着，一个小女孩从堡坎那边飞过来，大声喊着外婆。

“慢点！慢点啊！小心摔着了。”

“我要摘栀子花，外婆。”外孙女做完作业，过来摘花来了。

“要得，要得，你摘，你摘！”老太满脸笑容，脸上的皱纹春水一般，瞬间荡开消融。

女孩趴在篱笆边，伸手要摘花。

“我来帮你吧。”我走过来，帮她摘了一把。

“阿姨，送你。”女孩高兴地递给我几朵刚摘的栀子花。

“我还要大栀子花。”女孩看着手里的花，有些不满足。

就在这时，一个年轻男子走过来，“你不能去摘啊，水边危险。我去！”

那是女孩的爸爸，和女儿一起来看岳父母。他敏捷而小心地跨过竹篱笆，拉着树枝，手伸向另一棵高大的栀子花树。那株花树开得少，零零星星挂着几朵开得繁艳的，大部分还打着朵儿呢！

一阵风过，清新的香气扑鼻而来，沁人心脾。

一群鸭子、几只鸡摇头晃脑回家了。它们绕着主人，欢快地拍着翅膀，啄食院里泥土中的虫子和青草。“鸡栖于埭。日之夕矣，牛羊下来。”《诗经》里的画面，童年时真真切切的记忆，温馨而美好。

女孩把大栀子花也分给我几朵，捧在手心，香得让人心醉。绕着院子游走一圈，篱笆边满是盛开的月季和绣球，小野花遍地是。池塘里铺满了田田荷叶，在满是浮萍的水面摇曳，晚风吹过，荷香四溢，烟霭从四周漫过来。老太太回到灶屋点燃柴火，一会儿，熟悉的饭菜香弥漫了整个院子。是啊，这么好的环境，甭说住了几十年的老人，就是刚到这儿的我也不忍离去。

往回走，心情很是不舍。沿山坡而上，田里种满玉米、花生、土豆和西红柿。葱葱茏茏一片生机勃勃。越来越发现，泥土的气息让我着迷。那些灯火摇曳下的应酬、社交场上的虚矫情谊，哪里抵得上半分这自由洒脱的乡野生活？

回头望去，这宁静的水边人家，成了我真正的向往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重庆和平电影院老照片